

疆问题，不能仅局限在新疆地方和苏联，更要考量其后的国际背景，同时还要注意到历史事件的发生有一个长期积累演化的过程。简而言之，她的观点是：二战时期前后十多年间，新疆是一个中苏美新三国四方势力角逐的舞台；苏联不甘心失去在新疆的利益，不愿意看到国民政府、美国挺进新疆，成功地利用新疆的民族和宗教矛盾，促成了三区革命的爆发。该文的偏颇之处在于，沈志华、曹国芳等人的观点并不是只强调苏联的主使，同样也涉及到当时国际环境的变化，比如美国的介入，而苏联的主导是无法回避的事实。即便是像朱培民、徐玉圻这样恪守革命史撰写范式的学者，也不会把事件发生的原因简化成一点，也还是要强调民族先进分子的领导、苏联的帮助、中国共产党的影响等多种因素。笔者认为，既然是讨论国际背景，就不应当忽略以下两点，在盛世才与苏联密切合作的前期，借助平息马虎山、麻木提起兵反抗省政府的军事行动之威，有一个将英印及土耳其、阿富汗等国势力全面逐出新疆的清洗过程，这是苏联全面控制新疆的一个重要步骤；而苏联对新疆紧抓不放，不仅关系到苏联自身的国家利益，而且与国共两党与苏联，以及美国、日本与苏联的关系密切相关，尤其是日本势力的涨消，对新疆问题的影响非常深刻。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应当对此加以特别的关注。

总之，早期的研究成果虽属起步阶段，但多为谙知内情人士所写，当时人记当时事，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立论也较客观冷静，很多论断已逼近事件的本质，对当今研究仍具有一定指导意义。从20世纪80年代起，研究视野和深度逐步拓展，学者们从各种回忆录和档案材料中不断发掘，充实论点，从革命史、地方史、国际关系史和军事史的角度重新诠释这一事件，打破了过去单一的结论，部分结论重新向早期论断回归。但限于种种原因，客观深入研究这段历史的论著并不多见，尤其对军事方面的内容，缺乏细致的梳理和推导，很多既定说法存在问题，有必要继续研究和探讨。

## 【论 文】

### “援伊计划”相关问题研究

文志勇<sup>1</sup>

**摘要：**1944年11月7日，在新疆伊犁专区中心所在地伊宁，继巩哈暴动之后，又掀起了一场地方民族与苏联军队共同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的武装暴动。经过一周激战，他们完全夺取了伊宁城，将驻防国民党军与汉族地方官民8000多人围困在城外艾林巴克高地。新疆省军事当局为解救伊宁被围守军，夺回丢失地盘，消灭暴动武装，恢复统治秩序，制定并实施了“援伊计划”。本文详细讨论了援伊计划的内容、实施及其后果。对学界流行的“五路援伊”之说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新疆；伊犁；三区革命；军事争夺；援伊计划

1944年11月7日，在新疆伊犁专区中心所在地伊宁县，继巩哈暴动之后，仍然是在苏联的策动下，又掀起了一场地方民族与苏联军队共同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的武装暴动。经过一周激战，他们完全夺取了伊宁城，将驻防国民党军与汉族地方官民8000多人围困在城外艾林巴克高地。新疆省军事当局为解救伊宁被围守军，夺回丢失地盘，消

<sup>1</sup> 作者为民族学博士、河北师范大学教师，从事西北民族文献及历史研究。



灭暴动武装，恢复统治秩序，制定并实施了“援伊计划”。

## 一、对“五路援伊计划”的质疑

目前，大陆学界主流对“援伊计划”的普遍认识是“五路援伊”。如《新疆三区革命资料汇编》、《新疆简史》、《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和《新疆三区革命史》等国内相关重要著作中都有类似的论述。这种观点长期以来占据着主流，对新疆史研究和读者的认知影响至巨。但在早期的相关著述，如吴忠信的《主新日记》、周东郊《新疆十年》和陈力《伊宁事变纪略》，以及后来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当中，我们都找不到有所谓“五路援伊”的说法。这种说法源于某些参加过三区革命的民族人士的回忆。但它既经不起推敲，也不符合事实，且在叙述上也是各有差异，随意解读，缺乏严谨，应加以纠正。为便于分析和指出问题所在，现举例说明。

在一份标明是新疆军区政治部资料的文献中记载：

“伊犁解放的消息，被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听到后，他非常惊慌，就在乌鲁木齐召开高级军官紧急会议，他做出了这样的一个计划就是：向伊犁分五路进兵，彻底消灭伊犁的民族解放革命的人民。第一路从乌鲁木齐到霍尔果斯的公路，经过果子沟及绥定的北面，到伊犁的西面。这一路军队由在乌苏的预七师廿一团第五营乘廿八辆汽车到伊犁。这部分军队由四十五师傅团长来领导。第二路由驻防到乌苏、马纳斯、公路南边山上的一个骑兵师经过尼勒克到伊犁西北面进攻。第三路从焉耆西北部和托克逊翻过山到巩哈东面，到霍城在折过来到伊犁。这是两连骑兵，这部队是原来驻在博尔塔拉的蒙古骑兵。第四路由南疆阿克苏抽出一个骑兵师从冰达坂到巩哈以后，到伊犁东面。第五路先到温泉，经过撒衣拉木，经过阿克苏达坂（阿拉托根）到大西沟，从西面进攻伊犁。这些部队也是蒙古骑兵，他们联合第三骑兵营进攻伊犁。……朱绍良就这样计划分五路进攻消灭伊犁的革命，并正式下了命令。但这种作法已经迟了，因为从南疆方面冰达坂、从托克逊那方面达坂及铁勒克达坂翻过去向伊犁进兵，对国民党军队来说是做不到的，在冬天这路他们是不能走的。在这样荒无人烟的山上，经过人的给养及草料的供应是非常困难的。从这些地方派兵到伊犁是使他们自己的军队死亡。因此朱绍良的计划没有实现，他的命令和计划等于一篇废纸。”<sup>1</sup>

上述记载有明显错讹。首先，预7师下辖3个团，每团有3个营，根本没有“第五营”这样的编制。其次，未见有省军骑兵师和蒙古骑兵开拔伊犁之记载。第三，从乌苏以西翻越天山经尼勒克到伊宁西北和从焉耆到尼勒克、霍城再折回头向伊宁发起进攻，完全有悖于事实常理。朱绍良和新疆军事当局即便是再不懂军事，再不了解新疆的实际，也不至于糊涂到如此程度。这种记述难以令人置信。鉴于此，后来的史学编著者又将它修改成以下叙述：

“……朱绍良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五路进兵伊宁，配合龟缩在伊宁东北据点的国民党部队出击，共同镇压革命力量。所谓五路兵力，计有：（一）五个加强连，沿迪化到霍城公路，翻过坦尔克达坂，与二台两个营的驻军会合，再与绥定部队一起进攻伊宁；（二）一个加强骑兵营，从乌苏、精河公路南边的阿恰尔达坂会合原驻该处之部队，从北面攻击伊宁；（三）两个骑兵加强连，从焉耆经达孜特达坂往西北过巩留攻伊宁；（四）一个骑兵加强营，从阿克苏出兵，翻过冰达坂，占领昭苏，从南往北攻伊宁；（五）一个加强营，沿温泉和三台海子，经阿克苏达坂，二台达坂北进，与大西沟和霍城部队会合，从西南面攻伊宁。实际上，除了第一、第二条路线外，

<sup>1</sup> 《新疆三区革命资料汇编》（油印本，出版信息不明），第4册，第21-22页。据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简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册，第352页及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新疆历史与文化》，新疆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50页所引材料综合判断，乃1958年新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译。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相关研究当中较早的记述。



其他三路均因大雪封山，原定军事计划根本无法实行。”<sup>1</sup>

该叙述虽然比建国早期加工过的回忆大有改进，但对国民党军参战部队的数量记载仍不准确。比如第二次进攻新二台的部队确实也曾有五个连的时候，但它应当是整个进攻部队的数量，所谓“加强连”和二台驻守两营兵力的说法缺乏事实依据。再比如，从登路斯口进兵援伊的部队是步兵而非骑兵。当时中央军在伊犁前线的骑兵部队，恐怕只有新组建的预7师直属骑兵连，却一直未见其露面，根本不可能有什么骑兵营。温泉、博乐一线的国民党军实力最多时不过一个营，而与此同时，前期驻防和增援部队也已被消灭或包围在巴子府无力反攻。所谓“加强”二字不是随便可以套用的。其他两路根本就没有实施：保安司令部曾拟调驻喀什之省军骑兵团（骑1师2团李栋部）赴伊协防，但被驻伊宁指挥官曹日灵拒绝，此议遂罢；而曹日灵拟具的清剿计划中，虽然也有将驻焉耆骑2师4团马德鸿部用卡车运到库车，然后骑马翻越冰大坂到特克斯，再进攻伊宁之设想，但同样以运输困难和其他原因没了下文。

后来，《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和《新疆三区革命史》仍坚持上述说法，并把这些未经考证的回忆当作档案记载和铁定事实一样来看待，又因为代表着官方立场，对学界研究和读者认知产生了导向性的影响。<sup>2</sup>

与此不同的是，张大军根据战报等档案材料在《新疆风暴七十年》中所作的描述可能更接近事实。但他的描述也存在很多问题，有时甚至自相矛盾。本文在把它作为重点的参考文本引用时也会注意到这些问题并予以适当辨析。

笔者认为，所谓“五路援伊”，只是把从外界增援伊宁的几种可能性讨论了一番，并不是计划本身。那么，援伊计划的内容到底是什么？由于目前谁也拿不出可靠的档案材料来证明，我们只能从实施的情况来反向勾勒它大致的内容。可以确定的是，该计划分三个阶段，每一阶段又分为三到四次具体行动。第一、二两个阶段的目的都是为了打通援伊路线，进兵伊宁；第三阶段是侧翼的防守与争夺。而国民党军在这三个阶段的战斗中统统都遭到失败。结果导致伊宁艾林巴克守军弹尽粮绝，求援无望，又突围不成，全军覆没。精河以西各险要据点也全部放弃，为后来精河的防守增添了诸多难题。国民政府在新疆的统治遭到沉重的打击。从此，伊犁政权稳固下来，双方在精河、大河沿一带形成对峙局面。

## 二、“援伊计划”第一阶段的三次行动

援伊计划第一阶段的三次行动，基本上都是在果子沟内的老二台与新二台之间进行，时间从1944年11月13日起至12月15日止，目的是想打通迪化——伊宁公路交通，进兵援救伊宁守军，消灭暴动武装，恢复统治秩序。指挥部设在精河，总指挥由预7师师长李禹祥担任。但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三次进攻均遭到失败。

### （一）双方实力：

1. 国民党军方面，在援伊计划第一阶段的军事行动中，从外围救援伊宁的国民党军约有4个步兵营、1个师指挥部及直属队、1个团指挥部及直属队、一个轰炸机队及配属机场：

（1）11月13日，预7师21团1营杜部（缺第3连）从迪化经绥来前进至三台。

（2）11月14日，预7师19团3营李伯琴部从迪化开到精河。

（3）11月16-30日，新45师3团3营从迪化开赴三台。比照10月12-16日，预7师19团2营以4天时间乘车从迪化赶到伊宁的先例来看，该营前进速度显然过于缓慢，但由于资料缺

<sup>1</sup> 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简史》第三册，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63页。

<sup>2</sup> 参见编委会：《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8页；编委会：《新疆三区革命史》，民族出版社，1998年，第46-47页。





乏，导致它前进缓慢的原因暂时还无法弄清。

(4) 11月13日，国民党军方高层决定，由兰州调拨轰炸机一队来新助战。11月16-20日，为加强国民党军在伊犁前线的作战实力，省方在精河调用民工2000人，仅用4天时间修建了一个飞机场，用于前方侦察、扫射、轰炸和对伊宁守军的空投补给。<sup>1</sup>

(5) 11月25-29日，预7师师长李禹祥率师部及师直属队（通常包括工兵营、辎重营、特务连、医院等单位，从朱绍良的命令和后来的战报看，似尚有一个骑兵连及另外配属的战车大队）乘车从迪化前往精河。

(6) 12月3-6日，新45师3团团团长胡文思率团部、1营，配属平射炮2门，由迪化开往三台和松树头布防。<sup>2</sup>

总体来看，3团参战部队（缺2营）的行军顺序是：3营在前，于11月30日进驻三台；团部居中，于12月4日进驻三台，建立前线指挥部；1营殿后，于12月6日抵达，乃越过三台，前进至松树头，接防21团1营杜部因攻击前进而留下的阵地。也就是说，行军先后顺序是3营、团部、1营；而驻扎前后位置是1营、团部和3营。

2. 苏伊武装方面，因参与武装暴动的人数和组织构成至今仍是迷雾一团，相关档案的公布与利用又困难重重，我们只能依靠各种不同的公开出版物来大致推算他的实力状况。据称，1944年10-11月份，“解放组织”派人在芦苇沟组建了一支由哈萨克、维吾尔、俄罗斯等族人士构成的游击队，起初只“有四十八个人，有十一支老猎枪”，任务是占领果子沟，“保证伊宁解放战斗的顺利进行”，“配合自己的力量，在任何领导下应该起着阻挡国民党军来路的作用”。<sup>3</sup> 11月9日，60名游击队员在列斯肯的领导下占领并封锁了果子沟公路。此后，“这支游击队迅速发展到了300多人。”<sup>4</sup> 到12月国民党军第三次进攻新二台遭到失败时，这里的暴动武装已经有五六百人之多了。<sup>5</sup>

## （二）国民党军三次行动的简要经过：

1. 国民党军为打通援伊公路果子沟段派出的第一波攻击部队因兵力有限，后顾无援，同时又遭到苏伊武装的顽强抵抗，在损失1辆装甲车之后，被迫放弃已经夺回的老二台阵地，退守松树头。

就在伊宁事变爆发时，11月6-9日，原果子沟公路养路段段长、归化族人列斯肯率领骑兵游击队五六百人袭击芦苇沟。当时此地驻守着武装警察17名。游击队打死区长、警所所长和警察数十人，缴枪53支，占领芦苇沟和果子沟，又用树木、冰雪和石块堵塞公路，再浇上冷水，冻成坚固的路障，从最险要处切断了国民党军进入伊犁的唯一一条公路。<sup>6</sup>

11月13日，为打通援伊公路，21团1营杜部（缺3连）奉命，配属装甲车2辆，从三台出发向西南进攻，沿途击退暴动武装，占领松树头、老二台。当到达新二台东北时，遭到苏伊武装顽强抵抗，装甲车1辆被炸毁。因后顾无援，无法保持战果，15日又放弃老二台，退守松树头。此后，国民党军一直未能再跨过新二台一步。

11月15日，朱绍良下令：预7师师部及直属部队，并新45师第3团（欠一营），附战车大队及平射炮2门，归李师长统一指挥。各部由迪化分乘汽车先开精河，再改徒步，分两个梯队经

<sup>1</sup> 吴忠信著、周昆田抄录整理：《主新日记》，1944年11月16日；1944年12月14日。

<sup>2</sup> 参见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台湾兰溪出版社有限公司，1980年，第6288-6289页。

<sup>3</sup> 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简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册，第359页。《新疆三区革命资料汇编》，第4册，第13、23页。

<sup>4</sup> 编委会：《新疆三区革命史》，民族出版社，1998年，第37页。

<sup>5</sup> 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台湾兰溪出版社有限公司，1980年，第6292页。

<sup>6</sup> 参见周东郊：《新疆十年》，苗普生主编：《中国西北文献丛书·二编》，北京线装书局2006年，第29册，第537页；《新疆三区革命资料汇编》，第4册，第14页；编委会：《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1页。



大河沿、登路斯口向伊犁增援。到达伊犁后，攻击部署由李师长决定。<sup>1</sup>

但前线情况远比军事当局想象的要复杂、困难的多。仅靠以上步兵部队，既要构筑前方阵地和周边支撑据点，控制精河、博乐、温泉三县广大地域，又要冒着零下三四十度的风雪严寒，兵分两路出击，沿途山高、雪深、路险，且随时都会遭到袭击，其实力、补给、通讯、作战、配合，以及对气候环境的适应等方面都存在许多困难。更令人费解的是，精河至大河沿 50 多公里的间距有公路相通，前线军情急迫，却为何命令部队要徒步行进，再分路出击？因此，笔者认为，该命令考虑问题缺乏周全，脱离实际，根本无法得到完全执行。

2. 周边纵深兵力配置分散，建制各异，联络指挥和相互配合都十分困难，容易遭到暴动武装的袭扰和分割。

11 月 16-18 日，19 团 3 营自精河出发，分驻各地，扼守要点：营长李伯琴率营部、8 连、机枪连（实仅一排，另两排在登路斯口和博乐）驻大河沿，保障公路运输和通讯畅通，从此该地变成国民党军西进果子沟、南上天山的重要据点；7 连、机枪一排驻登路斯口，以防暴动武装翻越天山袭扰精河；副营长李达章率 9 连一排、机枪一排驻博乐，负责侧翼安全，保障粮草供应；9 连张部（缺一排在博乐）守温泉，作为边防和侧翼最前沿。事实上，博乐、温泉作为国民党军阵地的右翼，在战略上关系极为重要，蒙古、哈萨克、维吾尔各族杂居，情形复杂，必须设法掌握。而这种配置的弱点是把主要兵力都摆在前沿和交通枢纽上，漫长侧翼间仅设有两大据点，其联络和防守都较为脆弱，一旦有事则很难应付。

11 月 30 日，新 45 师 3 团 3 营进驻三台后，即派其 9 连、迫击炮一排（炮 2 门）前往松树头，归 21 团 1 营杜营长节制，准备再攻新二台。11 月 25-29 日，在朱绍良的命令下达 10 日以后，李禹祥始率预 7 师师部和师直属队乘车从迪化前往精河指挥援伊行动。新任伊犁专员左曙萍、省府顾问兼精河宣抚别动大队队长安文惠也随军前往，在精河设立临时公署协助军事，安抚民众<sup>2</sup>。12 月 4 日，胡文思率 3 团团部，配属平射炮 2 门，也移驻三台。12 月 6 日，3 团 1 营抵达三台后，更推进到松树头，接替 21 团 1 营阵地，并作为进攻部队之后援。这样，在精河以西宽约 50 公里，长约 140 公里范围的前沿阵地上，一共部署了预 7 师 19 团 3 营、21 团 1 营（缺 3 连）、新 45 师 3 团团部及 1 营和 3 营等 4 个营的兵力。但作为后防部队的预 7 师与出自声名显赫的第 1 师的精锐新 45 师相比，在人员构成、军事素质、战斗经验、传统作风、指挥风格上，肯定会存在较大的差异。而指挥部却没有顾及到这种差异的存在并加以妥善安排，结果成为双方协作的一大障碍，影响战斗力的发挥。

3. 主攻方向兵力有限，人员、装备不适应高寒山区作战，主攻与迂回配合不利，配属部队与前线指挥官发生矛盾，再攻新二台又遭失败。

12 月 2 日，杜营长率所部和配属部队，总计一个加强营，出松树头，再占老二台，向新二台进攻。稍后，3 团 1 营进驻松树头，3 营进驻三台，与进攻部队遥相观望。苏伊武装百余人阻击顽强。<sup>3</sup>结果又一辆装甲车被击毁，甲车队刘连长阵亡，攻击失败。双方在新二台形成僵持对峙。

在这一波攻击开始前，即 12 月 1 日 18 时，基于战术考虑，3 团 3 营 8 连从三台出发，沿着山谷向新二台左后方迂回策应，因地形险要，气候恶劣，通讯技术落后，联络困难，根本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在战斗中，因正面推进困难，杜营长于 12 月 2 日晚又派所部 1 连从右侧迂回包围，也由于同样的困难而效果甚微。据张大军称，此时正面部队仅 1 营 2 连 50 人、枪机一排 30 人、3 团 3 营 9 连 100 人、小炮一排 30 人，共约 210 人。但不知为何 2 连仅有 50 人，是因上次攻击

<sup>1</sup> 陆军整编第 42 师第 65 旅伊宁事件本末纪实作战报告，转引自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台湾兰溪出版社有限公司，1980 年，第 6288 页。

<sup>2</sup> 参见吴忠信著、周昆田抄录整理：《主新日记》，1944 年 11 月 24 日。

<sup>3</sup> 参见吴忠信著、周昆田抄录整理：《主新日记》，1944 年 12 月 6 日。



战斗减员，还是其他原因，未详细交待。但官兵确实因战斗和冻死、冻伤减员严重，且配属部队与杜营长发生矛盾，不听指挥，直接影响士气和战斗力。12月4日，预7师副师长胡声扬和3团团团长胡文思亲赴松树头指挥协调，也即是说把前线指挥部从三台移到了松树头，但仍无法推进。他们认为，战斗地区“地形险要，以现有之兵力实难奏功”，要想取得胜利，就得增加兵力。

#### 4. 增加陆、空支援，三攻新二台再遭惨败。

杜营长两次进攻失败，精河指挥部遂命胡团长率兵增援并负责指挥作战。12月6-8日，胡文思率3团1营2连、机枪连、3营7连（8连迂回配合，9连已配属21团1营，三台已无兵驻守）、无线电一班，共约310多人，从松树头出发，于右侧大幅迂回新二台，配合杜部正面攻势。这支部队与先前从左侧迂回的3营8连一起经过激烈争夺，击退顽强阻击的武装人员，最多也只是攻击占领了新二台北面山头，便陷入胶着僵局。如此一来，前线的国民党军已多达7个连，但仍不足两营。据胡团长报告：“敌仍企图夺回已失之阵地（新二台北面横山各据点），不惜集中所有火器凶猛反攻中，目下出现在我阵地前之敌不下五六百人。职尚率部苦守原有之阵地。”“新二台地形天险，高山太大，雪深齐胸，又大风不能张目。战事如此，将来听候惩处。……官兵时有冻毙者。”<sup>1</sup>精河派遣飞机助战，也因风雪过大找不到目标，把炸弹扔进赛里木湖后返航。可见空军在这种气候环境下作战能力有限，甚至丧失攻击性。更糟糕的是，12月6-8日，当胡团长率部在侧翼苦战之际，正面部队却消极等待。由于通讯技术落后，胡团长的命令也无法直接、迅速地达到杜部，只能各自为战，无法形成合力。12月9日，杜营长才组织敢死队，分两批在右翼1连掩护下，冒着风雪严寒冲至新二台附近，便再也无力突破。而此时右侧的胡部也因伤亡20人，冻死20人，皆已筋疲力尽。12月12日，国民党军放弃进攻，除留少数兵力（张大军误认为是预7师部队，而实系45师3团3营7连）防守阵地外，其余部队均撤回松树头和三台，胡声扬返回精河。

如果从理论上计算，国民党军在老二台一带的兵力已多达7个连，有明确记载的伤亡人数40多，损毁装甲车2辆，实际上可能减员更多，战斗伤亡与冻死冻伤各占一半。暴动武装有500~600人在阻击国民党军进攻。伊宁临时政府军政首脑艾里汗·吐烈和阿列克山德洛夫在12月底曾宣称：“果子沟内现有归化军四百名把守。此外，在阿恰勒、布尔古斯台等两处驻有大量骑兵，势力雄厚，不怕新省军队进攻。”<sup>2</sup>

双方势均力敌，也都死伤惨重，但伤亡数据均无确切统计。

#### （三）国民党军进攻失败的原因分析：

纵观整个战局，国民党军之所以失败有以下几点重要原因：第一，暴动者全是骑兵，机动灵活；前线国民党军全是步兵，机动性差。第二，暴动者“器械精良，地形熟悉”，<sup>3</sup>适应环境；而国民党军多从陕、甘两省调遣进疆，初来乍到，不熟悉西北边疆民族地区的复杂地形，不适应气候环境，对原省军旧部和少数民族官兵又心存戒备，不敢使用。“驻三台、松树头一带的士兵，由于从内地初到，不习惯于高寒地带作战，御寒衣服单薄，饮食供应不及。……有的成排士兵登上雪山后，满身是汗，及进入阵地，因天气严寒，御寒衣服单薄，多以持枪瞄准姿势冻死壕内。”<sup>4</sup>“部队士兵大都是内地人，不耐严寒，而部队保暖装备不适应战斗需要，如军用毡筒极不利于行走，毛皮手套四指合并缝制，戴上不能扣板枪机。”<sup>5</sup>第三，暴动者背靠大本营和苏联，交通

<sup>1</sup> 参见陆军整编第42师第65旅伊宁事件本末纪实作战报告，转引自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台湾兰溪出版社有限公司，1980年，第6292页。

<sup>2</sup> 吴忠信著、周昆田抄录整理：《主新日记》，1945年2月5日。

<sup>3</sup> 吴忠信著、周昆田抄录整理：《主新日记》，1945年1月15日。

<sup>4</sup> 昔之铭：《西路风云》，新疆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新疆文史资料选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0辑，第51页。

<sup>5</sup> 杜学增：《国民党第七预备师兴亡史略》，新疆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新疆文史资料选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0辑，第63页。





便捷，可随时更替增援；而前线国民党军势单力薄，攻击力量投入不足，仅占前线部队的1/5~2/5，最多不超过两个营的兵力，且分批投入，力量无法集中，也不能协同配合。第四，暴动者坚守重要据点，不轻易放弃，其他地方有零散的小股武装四处游击；而国民党军处处防守，周边兵力配置又分散薄弱，建制各异，指挥联络困难，易被各个击破而不利于援救。1944年12月下旬，登路斯口、大河沿、温泉等地驻军即遭到苏伊武装的包围和攻击。第五，飞机、平射炮、装甲车等重型武器不适合在山区狭窄公路作战，甚至炮弹落入雪中都不爆炸，发挥不出应有的效力。如29集团军总司令李铁军曾调拨七寸口径的大炮到新二台助战以增强火力，<sup>1</sup>却仍未攻下新二台，即是例证。第六，暴动武装处于防守，国民党军属于强攻，伤亡较大。打通果子沟路段的行动就这样失败了。

省军事当局援伊计划第一阶段的行动完全失败，果子沟公路被苏伊武装彻底封锁。此后，国民党军被迫冒险在严冬季节翻越天山，另寻援伊路线。

## 二、“援伊计划”第二阶段的三次行动

“援伊计划”第二阶段的实施，对国民党新疆省军事当局来说，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是对第一阶段行动失败的补救。这一阶段的三次行动都是在大河沿以南的天山山脉两侧展开，目的是扫清苏伊武装对国民党军后方据点的袭扰，控制前方山口并分两路挺进，增援伊宁。参战部队仍然是29集团军所属各部，大约有两团十连。总指挥先后由预7师师长李禹祥和第29集团军总司令兼新2军军长李铁军担任。由于形势所迫，军事当局也救援心切，不断地增兵采取行动，因此前两次战斗都取得了胜利，但由于气候环境恶劣、苏伊武装反击猛烈、计划本身缺乏周密协调等原因，挺进援伊总攻击惨遭失败。

### （一）双方实力：

1. 国民党军方面：在援伊计划第二阶段的三次行动中，救援伊宁的国民党军有两团十连，大约在5000人以内（曾经参加前一阶段战斗的部队已不满编）：

（1）1944年11月20日-12月16日，预7师师直属工兵连、21团2营5连驻守新修建的精河飞机场。此后，由21团副团长潘佑仁率领，从精河出发增援登路斯口被围的19团3营7连守军。结合后来6连也参战的事实，说明21团2营，或者说其大部分（4连除外），已被调往精河前线。换言之，到此时21团已全部在伊犁专区作战防卫（1营在新二台作战，3营困守伊宁贵王庙）。

（2）12月26-30日，某加强连从大河沿向库车木齐进攻，但无法确定具体指挥官和部队隶属关系。

（3）1945年1月7日-2月18日，20团1营田部调往精河前线，其中3连和机枪连分驻大河沿、五台和四台，1连和2连奉命从博乐向西进攻。2月4-18日，20团1营又全部调往博乐以西作战。如此看来，曾经参与本阶段本地区军事行动的20团部队只有担任后防的两个连。

（4）1945年1月6日，29集团军总司令兼新2军军长李铁军也调集人马，亲赴精河督战。1月7日前后，预7师师长李禹祥即率其指挥部和一个山炮连，从精河移驻大河沿，不过这属于防区内调动。

（5）1月10-21日，新45师师长谢义锋率1团郑国选部（缺一营在鄯善）、3团胡文思部2营李衍庆部，在库车木齐集结后，经可可齐（即科尔古琴之别译）大坂向伊宁挺进。至此，新45师3团也已全部到伊犁专区参加战斗（1营、3营在松树头、三台担任防卫任务）。

（6）1月12日，预7师21团2营6连也从乌苏乘车赶往大河沿，然后步行至登路斯口参

<sup>1</sup> 参见吴忠信著、周昆田抄录整理：《主新日记》，1944年12月7日。



加潘副团长指挥的挺进援伊东路作战。

(7) 与此同时, 191 师(师长陈希平) 571 团周由之部从甘肃敦煌经乌苏调往精河, 作为战略预备队。

(8) 以上两团六连部队, 加上此前已驻守登路斯口、大河沿的两个加强连, 以及从松树头、三台前线向东进攻托乐苏大坂的两个加强连, 共计两团十连。

2. 苏伊武装方面: 在登路斯口, 大约有 200 多人参加战斗, 但自称有六七百人。后来, 在哈尔南、北两个大坂之间进行阻击的暴动武装也有 200 多人、数十挺机枪。又据市民说: 伊宁市内现有骑兵七千余人。而参与堵截包围国民党军援兵的武装骑兵大约有数千人。

## (二) 援伊计划第二阶段军事行动先胜后败:

1. 登路斯口增援反击战初战告捷, 国民党军顺利夺取通往伊宁的天山山隘登路斯口。

这次战斗的起因是登路斯口驻军遭到苏伊武装突然袭击, 迫使国民党军增援反击, 援伊计划第二阶段的军事行动就此展开。时间是 1944 年 12 月 15-20 日。国民党军指挥官为预 7 师 19 团 3 营营长李伯琴和 21 团副团长潘佑仁, 参战部队有预 7 师 19 团 3 营 7 连、8 连、两个机枪排、21 团 5 连、师直属工兵连, 共四连两排约 460 人。任务是增援登路斯口驻军, “驱逐并消灭窜扰之暴动武装”, 控制并确保哈尔大坂。而苏伊武装直接参战的人数是 200 多。双方人员比例为 2:1, 国民党军占据优势。由于驻军抵抗顽强, 援军规模适中, 行动迅速, 协作配合, 因此反击战取得初步胜利。结果, 国民党军顺利夺取了通往伊宁的天山山隘登路斯口。

前已提及, 11 月 14-18 日, 预 7 师 19 团 3 营李伯琴部从迪化开到精河后, 分驻各地, 扼守要点: 李伯琴率营部、8 连、机枪连(实仅一排, 另两排在登路斯口和博乐) 驻大河沿, 保障公路运输和通讯畅通; 7 连、机枪一排驻登路斯口, 以防暴动武装翻越天山袭扰精河。其实, 早在 11 月 28 日, 登路斯口驻军就曾遭到民族武装多人袭击, 省方军政高层据此判断: “匪方实力增加, 匪势日趋坐大, 殊可虑也”。<sup>1</sup>但由于此时正忙于新二台战斗, 攻击又属于窜扰性质, 因此没有引发进一步的冲突。到 12 月 16 日, 驻登路斯口以北据点的 19 团 3 营 7 连和机枪排遭到苏伊武装 200 多人的包围攻击。<sup>2</sup>据牧民报告, 这股武装自称有 600~700 人, 15 日夜来到登路斯口, 说要将此地队伍消灭后, 再进攻黑山头, 打到精河去。<sup>3</sup>登路斯口是大河沿以南 40 公里处进出天山的一个重要隘口, 有捷径通往伊宁与巩哈。它的东面是精河南山牧场, 西面是库车木齐冬牧场。此地若失, 苏伊武装顺势而下, 大河沿首当其冲, 前方各据点的联系就会被掐断, 然后被各个击破。如果暴动武装“取精河, 界博乐, 趋伊大道即告断绝。溯哈什河上游两山, 乌苏、绥来亦即告紧”,<sup>4</sup>国民党军政将面临被赶出伊犁全区的危险。鉴于此, 精河指挥部急令驻大河沿 3 营营长李伯琴率 8 连、机枪一排赶赴登路斯口增援, 又急派预 7 师 21 团副团长潘佑仁率驻守精河机场的 21 团 2 营 5 连、师工兵连增援, “务必驱逐并歼灭”暴动武装, 控制登路斯口以南的哈尔大坂。12 月 20 日, 潘副团长指挥各部击退对方, 虽然没有达到控制哈尔大坂的战略预期, 但已夺取了进出天山的重要隘口。登路斯口增援反击战取得初步胜利。暴动武装分两路退往西面的库车木齐冬牧场和南面的北哈尔大坂。

2. 库车木齐清剿行动再获胜利, 国民党军把暴动武装驱逐到托乐苏大坂, 占领了库车木齐大部分地区, 控制了进入天山的另一隘口可可齐大坂。

为确保登路斯口前沿阵地, 巩固大河沿等后方据点安全, 解除挺进援伊总攻击的后顾之忧,

<sup>1</sup> 吴忠信著、周昆田抄录整理:《主新日记》, 1944 年 11 月 28 日。

<sup>2</sup> 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 台湾兰溪出版社有限公司, 1980 年, 第 6296 页有“登路斯口以北之北达坂”、“该连占领距北达坂五里之山巅一带对峙”、由北达坂突来伊方武装向该连攻击等描述。如据此推敲, 国民党军阵地似不在登路斯口, 而是在它北边的某座山峰上面, 中间还隔着北大坂。

<sup>3</sup> 参见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 台湾兰溪出版社有限公司, 1980 年, 第 6297 页。

<sup>4</sup> 1944 年 10 月 10 日新疆省政府委员兼省警务处派驻伊犁区副处长刘秉德致省主席西灰 1206 号电报, 见吴忠信著、周昆田抄录整理:《主新日记》, 1944 年 12 月 12 日。





国民党军实施右翼清剿行动。这次行动的时间是1944年12月26-30日。参战部队，除已派往登路斯口的四连两排兵力外，另又从大河沿增派一加强连，不计损伤共约五连两机枪排。张大军认为后一支部队的指挥官是21团李团长，此前他又说驻大河沿的守军是新45师李营（如果指3团2营李衍庆部，也不是没有可能，但不清楚李营何时调往精河前线），前后相差不到4天时间，且李团长所部还要归潘副团长指挥，似乎有些矛盾。<sup>1</sup>联想到1945年1月7日，预7师20团3连和机枪连驻守大河沿、五台、四台，把它归于20团某部也未尝不可，但都没有材料能够证实，故此存疑。清剿行动由潘副团长统一指挥，兵分三路。暴动武装人数不详。但从作战过程来看，国民党军在兵力上占据一定优势，且南北夹击，东边牵制，逐步推进，结果占领了库车木齐2/3以上地区，控制了可可齐大坂，把暴动武装驱赶到西南角的托乐苏大坂，获得了又一个通往伊宁的进山隘口。

库车木齐是大河沿南边的一个冬牧场（俗称冬窝子），东西长30~40公里，南北宽20~30公里，夹在南北两山之间，中间是低洼的库车木齐河。它东邻精河南山牧场，西面有高山汇聚，北枕迪化——伊宁公路，南倚天山北麓，并且从东往西有登路斯口、可可齐大坂、托乐苏大坂等山隘，翻过山隘，就到了伊犁河谷地。对前方作战的国民党军来说，这里是重要的后方腹地，若是被暴动武装所利用，迪伊公路和大河沿将面临严重威胁，松树头、登路斯口和博乐驻军的后路就会通通失去安全保障，所以成为重点防守的对象。

12月22日，一支暴动武装从库车木齐向大河沿发动进攻，与当地驻军激战一日，掠得牛马数百匹后撤走，此后又不时出击袭扰，破坏公路和通讯，对驻军构成极大的威胁。其实，这时的暴动武装，恐怕已包括部分在当地过冬的蒙古、哈萨克等族牧民，因为在国民党空军的侦察报告中，经常有“发现匪马一群”，“哈包数十顶，马匹甚众”等字眼。

为了确保前方登路斯口据点，巩固大河沿等后方安全，为进援伊宁做好准备，国民党军实施了右侧清剿行动，任务是驱逐并消灭库车木齐的暴动武装，控制可可齐大坂。12月26日，精河指挥部命令潘副团长率5连、工兵连，配重机枪2挺、电台1部，从登路斯口出发，绕道南坡山路向西包抄，再向南进入库车木齐，应于28日拂晓以前发动攻击；李营长率7连、8连、机枪一排固守登路斯口，并向南佯攻进行牵制；为加强攻击力，精河指挥部另派一加强连由某李团长率领，不配备电台，从大河沿向西南方向的库车木齐进行夹攻。命令还规定，本次行动由潘副团长统一指挥。但由于潘、李两部距离遥远，李部消息要靠通信员骑马4小时以上送至大河沿，再电话上报精河，然后再电报传达给潘副团长，下达命令也是如此，所以两部一直“尚未取得联络”，各自为战，进展缓慢，统一指挥权形同虚设，暴露出作战计划和准备工作的欠缺。至30日，潘、李两部会合以后，始控制可可齐大坂，占领了库车木齐2/3以上地区。游击武装被驱逐到西南角落的托乐苏大坂。

至此，国民党军翻越天山增援伊宁的两大通道被完全打开。但侧翼温泉据点的丢失又使得前方阵地危机重重。而且等清剿部队离开可可齐大坂之后，苏伊武装又开始向这一带渗透活动，使清剿行动的成果大打折扣，说明国民党军仅以数连兵力是无法彻底控制这一地区的。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精河旧土尔扈特蒙古西部落盟的达喜郡王和数十名头领被苏伊武装60多人控制，并从精河南山牧场被强制送往伊宁去会见临时政府军政首脑艾里汗吐烈、阿列克山德洛夫和法提合等人。在伊宁他还看到焉耆、特克斯、巩哈等地的蒙古族首领也被送来参加会见，并各领到枪支弹药若干后返回游牧地。说明伊宁民族政权也在积极争取各族人心并有更为深远的图谋。据他说：“在伊宁伪组织办公地方内，见了归化兵约有一千人。此外，在街市中来往巡查者，有维、哈骑兵很多，所穿服装，全系平素衣服，归化军所穿者，均系黄皮外衣，所持武器，

<sup>1</sup> 参见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台湾兰溪出版社有限公司，1980年，第6298-6299页。



各有不同。有无轻、重机关枪，没有看见。”<sup>1</sup>

3. 国民党军挺进援伊总攻击分三路展开，但由于气候环境恶劣、苏伊武装反击猛烈、计划本身缺乏周密协调等原因惨遭失败。

前面两次战斗的胜利为后面的行动准备了条件，作好了铺垫，终于将国民党军大规模挺进增援伊宁的迫切愿望变成了残酷的现实。1945年1月10-21日，军事当局在精河前线集结重兵，以两路进攻、一路掩护的态势，开始了挺进援伊总攻击，并有一团人马作为预备队随后跟进，投入的总兵力在编制上已多达两团八连，兵力不可谓不多，但直接参加攻击的只有二十个连。当时指挥部下达的命令中称：伊宁守军血战两月，粮弹将绝，旦夕可虑，军以刻不容缓迅速赴援之目的，于1月11日开始总攻击。<sup>2</sup>

具体的部署和作战经过：

(1) 中路：由新45师师长谢义锋亲率1团郑国选部（缺一营在鄯善）、3团2营李衍庆部，刚好一个整团，担任主攻，计划从可可齐大坂向伊宁挺进。1月11日，部队在库车木齐冬牧场集结完毕，冒着零下30~40度的风雪严寒，向可可齐大坂发起进攻。因为在潘副团长率队离去后，苏伊武装又开始在这一带渗透活动，必须再次肃清，才能安全通过。14日才完全占领该大坂。然后，沿山麓向西，到达托乐苏大坂南口，折而南行，开始下山，16日已到达皮里青河谷，此距伊宁大约20~30公里。对新生的伊宁民族政权来说，这是一次极为严峻的生死考验。如果此时两路援军与伊宁守军协作行动，也许局势会有所扭转。当时，作为民族武装总指挥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军事部部长阿列克山德洛夫见势不妙，慌忙将暴动中所劫掠的财物装上汽车，逃回了苏联。为此，临时政府通过13号决议，撤销他军事部长和游击队总司令职务，由波里诺夫接任。<sup>3</sup>然后，紧急动员当地少数民族拿起武器，并从围攻艾林巴克据点的武装中抽调出一个骑兵大队赶往皮里青和麻扎一带进行阻击。苏联红军也急调一部分骑兵和炮兵部队投入战斗。<sup>4</sup>在苏伊武装猛烈的炮火袭击和数千骑兵的轮番冲杀之下，国民党军死伤大半，团长郑国选阵亡。谢义锋见胜利无望，遂下令部队突围撤退。失败地点距艾林巴克仅15公里，与潘部援军距离还不到50公里，真可谓功败垂成。

(2) 东路：由预7师21团副团长潘佑仁率领5连、工兵连、19团7连、8连、机枪连（缺一排在博乐）、某加强连（以后再未提及，似乎从战斗序列中消失）、还有12日赶到前线的21团6连，约合六个连，<sup>5</sup>计划从登路斯口向麻扎攻击前进，策应中路，然后转而向西，与新45师援伊部队在潘津圩子（伊宁以北20多公里处的一个村子）会合。10日傍晚，部队即从登路斯口出发，原定于11日上午占领哈尔北大坂，由于遭到苏伊武装200多人的顽强阻击，到12日夜晚才攻下目标，又用了一天时间扫清周围的零散抵抗，推进不过20公里，进展速度缓慢。14-18日，在哈尔南、北两个大坂之间，约40公里的山路更加艰险，抵抗更加激烈，并遭到数十挺机枪的火力封锁，部队伤亡30多人，包括连排级干部3名。等勉强攻到哈尔南大坂时，已是强弩之末，便再也无力推进，又得知谢部已经撤退的消息，孤军深入也无意义，于是原路撤回。其失败地点距麻扎约20公里，离伊宁还有70公里。

(3) 西路：由驻防松树头、三台一带的新45师3团胡文思部临时抽调两个加强连，由副营长王侠锋指挥，出托克逊大坂（应该在三台东南35公里处），向东进攻托乐苏大坂，作为疑兵并掩护主力进攻。但果子沟方向原本就已经无法继续前进，所以也只能起到一定的牵制作用。1月

<sup>1</sup> 吴忠信著、周昆田抄录整理：《主新日记》，1945年2月5日。

<sup>2</sup> 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台湾兰溪出版社有限公司，1980年，第6303页。

<sup>3</sup> 参见杜瀚：《论新疆三区革命中的军事斗争》，《西域研究》，2001年第2期，第38页；王欣登：《苏新关系与“三区革命”新论》，《伊犁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第32页。

<sup>4</sup> 参见编委会：《新疆三区革命史》，民族出版社，1998年，第55页。

<sup>5</sup> 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台湾兰溪出版社有限公司，1980年，第6303页。



20日在苏伊武装全面的反攻下，除少数突围外，大部分都已阵亡。

191师571团作为总预备队，原计划应跟在挺进攻部队后面随时应援，但从主力和东路各部惨遭溃败的情况来看，似乎并未起到后援接应的作用，却同样也遭到苏伊武装的不断袭扰，据《新疆三区革命史》所述，该团有一个营在皮里青河谷全军覆没，似乎又说明它的前锋已经翻越了天山。

### （三）国民党军总攻失败的原因分析：

这次总攻之所以失败，首要原因是气候和环境的艰险恶劣。它导致部队在风雪严寒中长途跋涉，露天宿营，冻死冻伤者不计其数，弹药和后勤供应根本无法保障，严重影响部队的战斗力。其次是苏伊武装大规模紧急增援，骑兵的冲杀和炮火的反击非常猛烈，挺进部队无法承受。在天山北麓，国民党军遇到的还都是规模不大的游击武装的袭击。一旦进入伊犁河谷地，对新生的民族政权构成直接威胁的时候，无论是临时政府本身，还是幕后支持者苏联政府，都会作出异常激烈的反应，因为这关系到这场运动的成败。而国民党军挺进部队到此时已是强弩之末，若无持续的后援，根本无法承受如此巨大的冲击。第三，作战计划本身也缺乏周密协调。它只设想了挺进部队的攻击效应，却未考虑到援、守军之间的协作问题，更没有考虑过一旦援救失败，伊宁守军该如何生存的问题。而伊宁守军因为信息不灵，过于谨慎，且拘于“职不奉命，绝不撤退”的信条，消极地坐等援军到来，结果白白地放弃了突围的机会。

## 四、右翼据点博乐、温泉一线的攻守争夺

博乐、温泉地处天山北麓的博尔塔拉河谷地，位于准噶尔盆地西端，东南连着精河，西面与北面毗邻苏属中亚地区，南靠赛里木湖和迪化——伊宁公路与霍尔果斯及绥定相交界，东北方向通往塔城专区，战略位置极其重要。援伊行动开始后，这里遂成为国民党军二台阵地的右翼和粮草供给地，必须设法控制，才能保证前线安全。但在伊宁事变发生时，这一带尚无军队驻扎，仅有少量警察维持统治。<sup>1</sup>事变发生后，始有预7师19团3营的四个排开进博乐、温泉驻防。从1944年12月18日至1945年2月26日，国民党军与苏伊武装在博乐、温泉一带连续展开了四次攻防战斗，重点是对温泉及附近巴子府邸的争夺和控制，指挥官分别是预7师驻军19团3营9连张连长、援军3营李副营长、副师长胡声扬和援军20团1营田营长等，但均遭到失败。结果，国民党军政丢温泉、放弃博乐，东逃精河，试图以大河沿为界重兵固守。但由于援伊行动的整体失败，前方山口、要地统统放弃，使得大河沿和精河阵地也防守艰难，最终在坚持了半年之后仍难逃惨败的下场。

### （一）双方实力对比：

1. 国民党军方面，从后方调入博乐、温泉一线的步兵约一个营500多人，而前方战区范围内调动的部队有一个连约100多人。此外，温泉县警察局的60多名警察也在守卫城池的战斗中全部阵亡。<sup>2</sup>

（1）前已提到，11月16-18日，预7师19团3营副营长李达章率9连一排、机枪一排进驻博乐；9连张部（缺一排在博乐）进驻温泉。也就是说，国民党军在前线右翼紧邻边界近百公里长的阵地上，仅有四个排的兵力防守，集中驻守在两大据点之内。

（2）1944年12月28-30日，预7师副师长胡声扬自精河前往博乐负责指挥右翼战事。

（3）1945年1月7日，预7师20团1营从迪化开到博乐、大河沿、五台、四台分地驻防。

（4）1944年12月18-20日，进攻新二台失败的预7师21团1营残部（约一个连的兵力），

<sup>1</sup> 参见温泉县长王秉祥等成虞（11月7日）电，《主新日记》，1944年11月8日。

<sup>2</sup> 参见肉孜木拉提·亚生：《三区革命在温泉》，《博尔塔拉文史资料》，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92年，第二辑，第7-8页。





从三台调往博乐、温泉换防。但这属于战区内兵力调整，而不是新调入的部队。

2. 苏伊武装方面，大致有三种说法：一种是张大军依据 65 旅战报认为，1944 年 12 月 18-20 日，苏伊武装 300 多人；第二种是根据一部分参加过三区革命的少数民族人士的回忆认为，12 月 26-27 日，130 多名游击队员由艾尼和额（艾）尔德率领；第三种则出自官方编纂的革命史数据，似乎有档案作依据，认为早在 11 月 20 日，“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游击队总司令部就命令原温泉设治局局长布尔洪（死于盛世才时期的冤狱）之子艾尔德（布尔洪被捕后，他从伊犁逃亡苏联，伊宁事变时潜回伊犁，参加游击队）率领一支人马到博乐去开展宣传和发展组织，12 月 18-20 日，艾尔德游击队又与艾尼所率领的另一支武装在温泉城外会合。但不管三种说法在人数和时间方面差异如何，却都认为游击队是沿着赛里木湖的西缘北上到达温泉县城以南，然后分两路出击，并与当地响应民众内外联手，消灭了驻守军警，攻克温泉。<sup>1</sup>此后，在巴子府一带阻击国民党军援军的暴动武装有 200 多人，其中包括苏联武装人员；1945 年 1-2 月，击退国民党军预 7 师 20 团 1 营援军的民族武装有 400 多人，在紧要关头，又有苏联红军一千多人赶来增援，帮民族武装打败国民党军的反攻。<sup>2</sup>

如果我们把双方人员的数量作一对比的话，即可知暴动武装在每次战斗中投入的人数几乎都相当于，甚至要高于参战的国民党军警人数，而且有相当一部分苏联军人的参与和支撑起到关键作用。

## （二）国民党军在温泉、博乐一线的四次攻防及其失败：

### 1. 暴动武装与响应民众里应外合，占领温泉；国民党守城军警政人员全部阵亡。

国民党军进攻新二台失败以后，除留下一连兵力驻守老二台和托克逊大坂阵地以外，其余部队都在 12 月 15 日之前撤到了松树头、三台驻防。此时，暴动武装也已经站稳了脚跟，并开始由防守转向进攻。在这期间，他们已相继夺取了昭苏、特克斯、巩留、新源、宁西和霍尔果斯，并准备攻取绥定、惠远和伊宁艾林巴克高地。12 月 18-20 日，暴动武装 300 多人，或者说 12 月 26-27 日，暴动武装 130 多人，从伊宁出发，经绥定和霍尔果斯，沿赛里木湖西缘北上，翻过托斯呼尔特山，从温泉以南的孟克和以东的安格里格分成两路向县城发起进攻，并截断温泉与博乐之间的通信联络。城内外蒙古、哈萨克、归化等族民众在副县长巴子（又称布克，系当地最大牧主，其府邸在温泉以东 15 公里处的昆得仑牧场上，即现在的安格里格乡奇其尔根布呼村內）带领下纷纷响应。他们里应外合，将驻军 19 团 3 营 9 连（缺一排在博乐）70 多人和警察 60 多人全部消灭。城内汉人自县长王秉祥、县党部书记长高柏青以下所剩无几。而暴动武装方面，艾尼也在这里被人打了黑枪，负了重伤，被送往苏联进行治疗。

### 2. 国民党军第一次援救温泉失败，困守巴子府。

在温泉失守的同时，21 团 1 营残部（约一连兵力）从三台前线调防博乐，时间是 12 月 18-19 日，但由于相关资料阙失，我们目前还无法判断这次换防的动机何在，究竟是为了加强右翼防守，还是为了替换守军以充实三台、大河沿、登路斯口一线？20 日，已获知温泉情况紧急的 19 团 3 营副营长李达章率两排兵力约 70 多人，乘车从博乐赶往温泉增援。张大军把这里的李营长当成是 21 团 1 营残部的指挥官，却没有对杜营长的下落作一交待，从而使读者产生疑惑。<sup>3</sup>而笔者认为，既然温泉、博乐守军均为 19 团 3 营官兵，从救援的角度来讲，当然以同营官兵更为适合，

<sup>1</sup> 参见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台湾兰溪出版社有限公司，1980 年，第 6294 页；肉孜木拉提·亚生：《三区革命在温泉》，《博尔塔拉文史资料》，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92 年，第二辑，第 7 页；李翔：《奔袭温泉围点打援》，《博尔塔拉文史资料》，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93 年，第三辑，第 112-114 页；编委会：《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35、41、47 页。

<sup>2</sup> 参见胡博生：《三区革命在博尔塔拉》，《博尔塔拉文史资料》，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89 年，第一辑，第 124-125 页。

<sup>3</sup> 参见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台湾兰溪出版社有限公司，1980 年，第 6294 页。



且1营甫经大战，又刚从三台长途跋涉100公里赶到博乐，也亟待休整。所以，展开这次救援行动的应当是3营副营长李达章及其部属。当时从博乐到温泉没有公路，基本上是沿着博尔塔拉河沿岸前进，到了温泉以东大约15公里处的大桥时，遭到暴动武装200多人阻击，无法突破前进，遂占领附近的巴子府，在那里凭藉充足的粮草和坚固的房屋，一直困守到1945年2月，才于绝望中突围逃走或被消灭。<sup>1</sup>这座大桥还是苏联工程人员为在新疆境内秘密探采和运输钨、锰矿砂方便而临时修建起来的。

暴动武装与响应民众将巴子府包围以后，经过激战也未能攻克这座坚固的庄园，遂改变策略，每周以部分人马攻击袭扰一至两次，以持续消耗守军实力，大批人马则开始向东，相继占领哈日布呼、老烧房、小营盘，兵锋直达博乐近郊。博乐城内人心惶惶，动荡不安。

3. 国民党军第二、第三次营救守军，夺回温泉的行动，因暴动武装四处袭扰和苏军参与堵截，又遭到失败。

巴子府是温泉——博乐之间交通要道上的一个重要据点，可称得上是温泉的东大门。如果国民党军能确保此据点且拥有足够的兵力，就可以西攻温泉，南扼赛里木湖，对松树头、三台前方阵地形成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从而把暴动武装限制在伊犁河谷地；即便没有充足的兵力补充，只要死守该据点，对苏伊武装来说就像尖刺一样如鲠在喉，不能毫无顾虑地向东进攻；反之，如果暴动武装夺取了这一据点，那么，就可以巩固对温泉的控制，并得以源源不断地北上东进，继续蚕食和扩大影响力，对博乐的国民党军政将构成直接威胁。所以该据点对双方而言，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自然成为争夺的焦点。

为了加强博乐防卫，夺回温泉，扭转被动局面，保证精河前线部队的粮草供应及侧翼安全，1944年12月28-30日，曾指挥新二台战斗失败的预7师副师长胡声扬又被派往博乐指挥战斗。1945年1月6日，29集团军总司令李铁军也调集人马，亲赴精河督战。

1月7日，预7师20团1营田部开到精河以后，即派1连、2连从博乐向西进攻，试图解救困守官兵，消灭暴动武装，夺回温泉县城；派3连、机枪连分驻大河沿、五台、四台，担任前线公路警戒，保障运输畅通。而最前方三台、松树头阵地，仍由新45师3团各部防守。但进攻部队行动迟缓，从1月9日到16日，一周时间推进距离还不到40公里，到哈日布呼即遭围堵而前进不得，此距巴子府尚有30公里，且彼此无法取得联系。1月17-21日，暴动武装400多人将这两连败兵一路追赶并包围在小营盘，博乐指挥部派兵一连（仅剩的21团1营残部）紧急增援，才共同击退暴动武装，摆脱袭扰与追杀。第二次营救又遭失败。

1945年2月4-18日，20团1营1连、2连，以及从前在大河沿、五台、四台一带负责警戒安全的3连和机枪连，全部集中到博乐，第三次向温泉方向发动进攻，试图尽最大努力营救守军，夺回温泉。在紧要关头，苏军千余人赶来助战，暴动武装声势大增。援军营救彻底惨败，遂抛弃巴子府守军于不顾，退回到博乐。

援救行动失败后，温泉收复无望，博乐也失去屏障，无法坚守，最终被迫放弃。1945年2月18-20日，李铁军奉蒋介石之命“放弃精河以西各山隘，将前线部队逐渐撤回，集中精河，准备固守。”<sup>2</sup>博乐县长徐松涛带领机关人员和大部分汉族群众随军队一同撤往精河。巴子府守军在绝望当中放弃据点向东逃命，沿途不断遭到暴动武装的堵截和追杀，最后，80多人只剩下10人

<sup>1</sup> 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台湾兰溪出版社有限公司，1980年，第6295页说：李部与巴子王府同归于尽。胡博生：《三区革命在博尔塔拉》，《博尔塔拉文史资料》，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1989年，第1辑，第125页也说守军被消灭。曹达诺夫·扎伊尔：《五军的革命历程》，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第21页认为：守军弹尽粮绝，被迫放弃庄园东逃，大部被歼，营长也在逃跑途中自杀。而李翔：《奔袭温泉围点打援》，《博尔塔拉文史资料》，1993年，第三辑，第116页说守军有少数人逃走。马大正、成崇德主编：《卫拉特蒙古史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26页说：李率残部逃走。

<sup>2</sup> 《主新日记》，1945年2月20日。



左右经大河沿逃回精河。<sup>1</sup>

### （三）国民党军在右翼防守和争夺中接连惨败的原因浅析：

纵观整个侧翼战局，国民党军在一次防守和三次援救行动中连续惨败，绝非偶然，究其原因，可归纳出以下三点：首先，是指挥部制定的防御计划有缺陷，导致右翼布防兵力单薄，两大据点相距太远，无法控制近百公里长的防线，更谈不上边境防守，相互联络和应援困难，平时尚能应付，在紧急状态下就窘相毕露，难以起到控制和保障作用，甚至连自身安全也无法保障。这种防御思维从根本上说就是一种常规化的摆设，没有考虑到一旦据点被包围或中间地带被切断，该如何应对等关键问题，更没有料到战事会如此复杂棘手。伊宁民族武装在站稳脚跟以后，势必要寻找机会向外扩展。赛里湖东缘攻防激烈，西缘却没有任何防备，地形又崎岖艰险，骑马可以通过，是伊犁河谷走向外面的一条捷径，本应受到双方重视。但省军政当局却看不到这一点，或者说是暂顾不上；而他的对手在战略、战术及作战经验上，要明显地比他高明许多，结果，这一漏洞被苏伊武装及时捕捉并加以利用，造成温泉军警措手不及，全体覆灭。其次，是国民党军增援和营救均不得法，数次出击却屡遭惨败，严重影响到军心士气；而暴动武装在关键时刻却总有苏军援助和支撑，信心倍增，越战越勇，从而也鼓舞着更多的民族人士参加暴动。国民党军第一次增援，在仓促之间投入两排兵力应付突发事件，遭遇堵截而退守据点，应对还算正确。但接下来的营救措施，又重蹈了初二台战斗失败的覆辙，将手中掌握的兵力分批投入，逐渐消耗，又不能与巴子府守军策应协同，各自为战，无法形成合力，致被苏伊武装和暴动民众分割包围，互不能相顾，最终也无法救出被困守军，更谈不上收复温泉。而形成这种作战方式的根本原因，除了前线指挥官的军事素养和用兵习惯外，还在于实力不足而两线作战，力薄兵分，也有他迫不得已的苦衷。再其次，救援部队行动迟缓，使苏伊武装有足够的时间来组织力量进行堵截和包围，最终导致营救失败，任由守军绝望而崩溃。如第二次营救行动，两连步兵用了近一周时间才推进 40 公里，然后就无法坚持，步步败退，且被围在小营盘而不得脱身，再派一连人马营救始脱重围。第三次虽派出田营人马全力西攻，但同样是一周多时间才推进 40 公里，然后就败退回博乐。这都是因为前次伤亡挫折，严重影响军心士气，而且两军无法协调，缺乏主动性，失去了最佳的营救时间；而苏伊武装也已经重新布置好人马，严阵以待。另外，盛世才的暴虐统治使得政府对民心的失堕也是不容回避的重要因素，但此处只讨论军事问题，对政治问题不拟展开。

## 五、结语

对“援伊计划”军事行动的失败，军方高层也有一些说法，但仅道出了部分实情，却掩盖了计划本身的缺陷和进兵迟缓的延误。2月4日，29集团军参谋长侯声和新45师师长谢义锋返回迪化向吴忠信报告战况时称：“匪方人员众多，武器锐利，且不仅其军事策划、指挥全由某方主持，又有某方正规军加入作战，实力非可小观。”<sup>2</sup>29集团军总司令李铁军也认为：“此次援伊，因兵力过小（仅有步兵四营），未达预定目的……伊宁之敌匪，其实质已不殊于希腊解放军……且毗连苏联，交通接济，均极便利，阿拉木图哈萨克共和国更为策动伊变之中心……此次作战，伊匪除未使用飞机外，所用武器之种类、数量、威力，均较我为优。据我前线所卤获轻、重武器，均为苏造及德意志出品……例如，伊宁守军及此次谢师郝团挺进，受敌匪炮击之烈，一日常以数千计。此种火器，决非普通土匪可能具备。又敌匪兵员，除阿拉木图哈萨克共和国训练成熟之军队可以交流外，另加以苏联所谓叛兵，其实力不可忽视。即当地哈萨山贼，因习惯骑射，残酷剽

<sup>1</sup> 参见肉孜木拉提·亚生：《三区革命在温泉》，《博尔塔拉文史资料》，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92年，第二辑，第12页；李翔：《奔袭温泉围点打援》，《博尔塔拉文史资料》，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93年，第三辑，第116页。

<sup>2</sup> 《主新日记》，1945年2月4日。





悍，复经三月来苏联军官之训练、指挥、掌握，与普通一般部队相较，已无不及。查匪中班长以上指挥官及其特种部队技术人员，均为苏联所派遣。敌我主力决战之地点，经屡次发现，有苏联军队及极整齐精锐之骑兵参加。”<sup>1</sup>而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则把军事失败的原因归纳为军纪不良、士兵生活太苦、军队不能层层节制、军官太少无法调换补充。<sup>2</sup>但笔者认为，失败的最主要原因还是由于苏联的大规模侵略和国民政府的疲弱与应对失误，严重低估了伊宁民族政权的性质；其次是军事计划有严重缺陷，甚至从实施过程来看，都没有一个完整的构想，只想到成功后如何如何，就没想到失败了又该如何善后，结果导致精河前线全面退却；再其次才是部队不适应当地的气候环境，仓促应战，行动迟缓，却没有想到要尽早地发动当地民众来保卫自己的身家性命和家园，旧省军部队也被弃之不用。天时、地利、人和皆不占优势，焉能不败？

援伊计划失败后，蒋介石非常震怒，令朱绍良“应即将增援部队之高级主管长官自其军长至团、营长止，皆应严惩不贷，尤以其师长与团长级撤职，即交军法审判，以为不力无勇者戒焉。”这不过是一时的气话，事实上并未予以深究，也不便追究，因为更大的责任在上边。至于军事部署，“凡在精河以西部队，应用最妥速方法先撤至精河、乌苏一带安全地区，然后从容布防。……此时对新疆计划，只可保守重要据点勿失，以为他日恢复之基地。如果必须强勉维持全局，则必至全疆沦陷，不可收拾也。”<sup>3</sup>吴忠信对退守精河的命令颇为担忧，警告说：“倘精河以西各山隘不能固守，精河绝难保全，精河不保，则天山南北（苏伊武装）随处皆可奔突。”<sup>4</sup>但军事当局没能听取他的意见。于是在不久的将来，预言变成了残酷的现实，塔城、阿山全区及精河相继被苏伊武装攻占，伊宁政权成为名符其实的三区。

\*\*\*\*\*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1期-第270期均可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图书分馆网页下载：  
<http://www.sachina.edu.cn/library/journal.php?journal=1>.  
也可登陆《中国民族宗教网》<http://www.mzb.com.cn/html/Home/category/36460-1.htm>  
在“学术通讯”部分下载各期《通讯》。  
《通讯》所刊载论文仅向读者提供各类学术信息，供大家参考，并不代表编辑人员的观点。  
\*\*\*\*\*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本期责任编辑： 马戎、王娟  
邮编：100871  
电子邮件：marong@pku.edu.cn

<sup>1</sup> 《主新日记》，1945年2月6日。  
<sup>2</sup> 《主新日记》，1945年3月5日。  
<sup>3</sup> 《主新日记》，1945年2月13日。  
<sup>4</sup> 《主新日记》，1945年2月19日。

